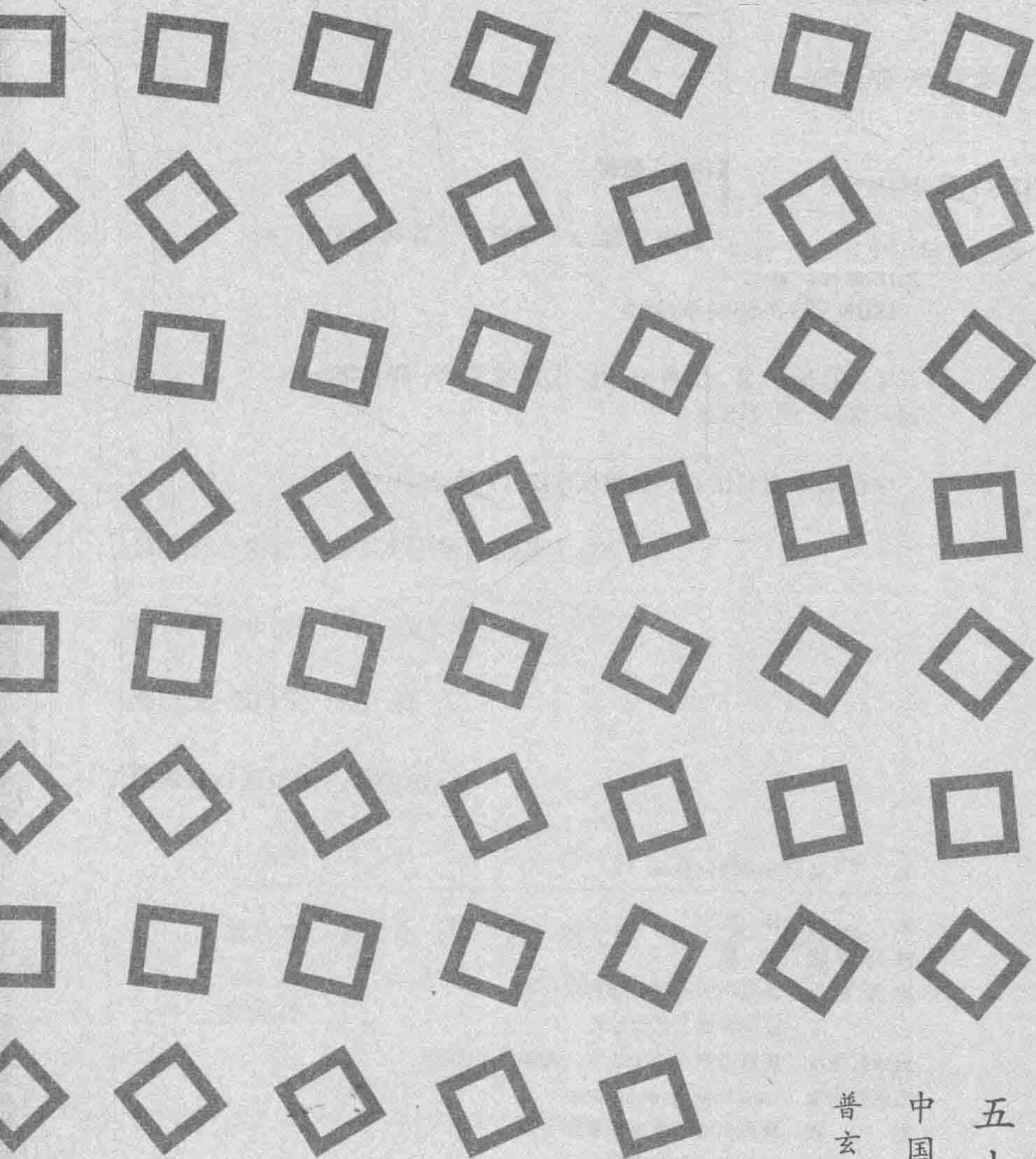


五十四种孤单
中国孤宿人群口述实录

普玄 等著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HANG WENYI CHUBANSHE



五十四种孤单

中国孤独人群口述实录

普玄 等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五十四种孤单 / 普玄主编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4
ISBN 978-7-5594-0005-5

I. ①五… II. ①普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44105 号

书 名 五十四种孤单

主 编 普 玄

责任编辑 李 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扬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2.5

字 数 480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005-5

定 价 49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孤寡老人生存状态调查项目总负责人:普 玄

调查组组长:付小平 程文敏

副组长:郭啸文 楚 林

撰稿人:(按姓氏笔画排名)

王东照 付小平 何小飞 肖 肖 肖 琴 贺 洲

段吉雄 郭啸文 普 玄 程文敏 楚 林 熊湘鄂

魏荣冰

他们不是与我们无关的人群

当你在都市的公园或街道上行走，当你坐在办公室喝茶，与同事聊天，当你如痴如醉看一部你每天在追的电视连续剧，如果有人和你说起，在你生活的这个城市或者乡下，某一个福利院里那些孤寡的老人，你一定会觉得他们与你的生活没什么关系，他们与你很遥远。你认为自己是个善良的人，如果有献爱心的机会，你一定施出同情，你会去看望、慰问他们。

我们这些人做了一件事，我们用大半年的时间面对了一群孤寡老人。我们在湖北、河南采访了七百多位孤寡老人，重点撰写了其中的六十多位，涉及两个省几十个福利院。

也许你说，你现在事业有成，有夫有妻，有儿有女，孤寡的生活与你无关。那我们告诉你，我们访问的老人们，他们中有很多早先也是有儿有女，有夫有妻；也许你说，我现在位居官场，是科长、处长，是经理、总经理，或者更高，那么多人在围着我转，我怎么会孤寡？那么我们告诉你，我们接触的这些人，他们中有人过去也在台上开会，对着很多人讲话，他们也是领导干部，也曾叱咤风云。也许你说，你现在腰缠万贯，你有别墅和豪车，你有很多的资产，你的钱能买来一切。那么我们告诉你，我们在福利院也看到了那个时代的有钱人，跟现在的暴发户相比，那个时代更让人羡慕嫉妒。你还可能很帅气漂亮，还可能能力超群，还可能祖上有福荫，但这都不能保证你儿女成群和老有所伴，这才是人生。

这些人，现在老了，一切烟消云散了。

他们寡居在福利院。

认为孤寡与我们很远，与我们无关，认为孤寡只是偶然事件，是个人修为，导致我们好多人忽略孤寡的存在。

人类社会生生不息，有的支脉繁茂，有的支脉萎缩甚至消亡，这都是正常的优劣更迭。我们想说的是，孤寡也是一种基因，它深深扎根在我们这个社会，融化在一个个家族，一个个院落，它像天上的陨石，不知什么时候会落在你身上，砸中你。每个人生，都是一段无法预料的旅程，每一个人，都有可能成为陨石击中的一员。

目 录

他们不是与我们无关的人群 / 001

第一部分：河流开始的时候(解放前后~1966年前后)

他们死了,我还活着 / 003

组织上好多年没人来看我了 / 010

婚姻自由了,却没能生个孩子 / 015

身边的人没文化,所以很孤单 / 019

石油大会战的民兵班长 / 024

我可没有破坏军婚 / 030

代替父亲撑起一个家 / 036

修铁路那年,娃子在家病死了 / 043

爱喝酒的拖拉机手 / 050

睡了几十年山庙的唱戏人 / 057

心意拳大师陈同林 / 064

讨饭养活爹妈的人 / 072

我得感谢湖北人 / 079

还想唱戏,没人看了 / 086

戏里戏外都是泪 / 092

第二部分:偶然还是必然的巨石(1966年~1980年左右)

我是个有案底的人 / 101

修水库把一条腿弄没了 / 110

血吸虫在钉螺里 / 117

当过大队干部的道士 / 123

晃荡了几十年的游民 / 130

一辈子只放过一个坏炮的炮手 / 137

能干的乡村财经老人 / 144

六指裁缝 / 151

吹号的复退军人 / 156

湖区船工 / 162

养大六个侄儿 / 168

似诉平生不得志 / 175

第三部分:在绝望中接受和平静(改革开放时期,1980年~1992年左右)

会做皮包生意的地主崽 / 185

一生没“转正”的命 / 194

- 混得还可以的“矮哥” / 201
- 泥瓦工的辛酸史 / 207
- 来世再也不去抵门杠了 / 215
- 一生渴望成个家 / 221
- 乡村货郎 / 227
- 一个人再孤单也比受骗强 / 234
- 湖区说书人 / 240
- 做多了坏事会遭报应的 / 247
- 做什么都做不赢人家 / 256
- 我养活了别人一家 / 263
- 命中注定是个瞎子 / 269
- “烂命”一条的瘸子 / 276

第四部分：只剩下孤独的时候(1992年至今，城市化时期)

- 我发现了很多乡村秘密 / 286
- “下放”的日子不好过 / 295
- 民间修庙人 / 301
- 卖了二十年血 / 308
- 在乡村，名声就是信用 / 315
- 得不偿失的失地农民 / 322
- 打了一辈子零工 / 329

- 残疾人保安队长 / 336
- 漂泊半生当道士 / 343
- 跑了一辈子江湖的蛇医 / 349
- 不能生孩子,含泪活下去 / 355
- 雷锋战友 / 362
- 我服侍母亲整整十六年 / 367
- 采访手记 / 375

第
一
部
分

河流开始的时候

(解放前后~1966年前后)

1949年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国家和时代的大河开始奔流。我们这部分选择的案例中,这些孤寡老人的青少年时代与共和国同步,美丽、阳光、梦想、憧憬、朝气蓬勃。这些青少年的人生之路被时代洪流裹挟着,一路向前。

我们在这部分能看到:上过朝鲜战场的老战士、国有大型油田参与施工的民兵班长、大型铁路铺设钢筋的技术人员、大型水库工地拉板车的农民、乡村拖拉机手、农民、乡村唱戏和练武的人员……他们代表的是新中国初创期,成群结队、熙熙攘攘的小人物。

河流的源头是清澈的,活泼有力的。

那是个热烈的时代,给了人们很多变化的可能。

童养媳上台哭诉,只为婚姻自由,后来做了妇女干部;孤儿成了拖拉机手,每天在高大的拖拉机上目空一切……

这些热气腾腾、蒸蒸日上的生活里,什么时候潜伏着孤寡的种子?

我们做了统计,这部分案例中,政治原因导致孤寡的占13%,经济原因导致孤寡的占13%,身体原因孤寡的占2%。

他们死了，我还活着

口述人简介：

李廷山

男

1929年生

湖北省建始县茅田乡封竹坦村人

抗美援朝老兵

2005年入住茅田乡福利院

我还记得打仗，还有那些战友

我现在在福利院过得很好，吃的穿的睡的，不用操心，有人服侍得舒舒服服，比在外面孤身一人不知道要强了多少倍。刚才龚主任还带人来给我测血压，他们每个月都要为我检查身体。我是打过仗的人，大家都尊重我。这个福利院里五十六个院民，他们都尊重我。有什么事都来问我的意见。我有时候也给他们讲讲战场上的事。可惜我耳朵不太灵便，他们说什么，有时候我听不清。

我的部队在哪里呢？我不知道。我怎么可能不想回部队去看看？如果是你，你也想。问题是我不知道部队在哪里。我问了很多人，没有人

知道。没有人告诉我部队还在不在。我不怪他们，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，没有骗我。他们没有打过仗，谁关心我的部队在哪里。

我还记得他们。

李朝松这个人我记得清楚。他就是李家湾的人，我们封竹大队隔壁的。那年我们一起去当兵的，可惜他死了，他后来当了班长，我当了机枪兵。我没死，他死了，他要不得。从朝鲜回来后，我复员回到茅田，我还去了李家湾，找到李朝松的老家。我把身上的棉衣脱下来给了他父亲，去山上给他父亲砍回了能烧一个冬天的柴，还给挑了一满缸水。我说，我也是你儿子。后来我每年都去一次李朝松家，每回去都帮他父亲砍柴挑水。我这个人没别的长处，力气有一把，舍得花。

我们的排长我也记得蛮清楚，他是恩施七里坪的人，名字叫向七宝。他们家是大户人家，据说爷爷在晚清施州府里做过官，父亲也在国民党恩施县政府里当过文书。向七宝家里不缺吃不缺穿，不像我们，衣无领裤无裆的，吃了上顿没下顿。所以我们都叫他“向吃饱”（恩施方言里，“吃”与“七”同音）。记得我们离开恩施的时候，向排长的老婆去送他，提一大包衣服。向排长说，都拿回去，在部队要穿军装，不准穿家里的衣服，都拿回去。那女人就哭，坐在板凳上抹眼泪。排长就吼女人，我又不是去死，要嚎回屋里去嚎。女人就真的站起来走了，看都不看排长一眼。女人一走，排长也掉眼泪，害得我们几个也跟着掉眼泪。我和李朝松对排长讲，你女人那么好，要你女人给我们也说个女人，就比着你的女人找。向排长说，等你们有命活着回来再讲。

最终有命活着回来的，就我一个人。李朝松死了，向七宝也死了。我们一个排，差不多有三十来号人，在一次突围中死得差不多了。

打仗，当然害怕，哪能不害怕？我们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伙子，比你还年轻呢，没见过大世面。看到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去，有的受伤了，缺手缺腿了，害怕得不得了，上战场的时候，腿发抖，拼命忍都忍不住。但是不管怎么害怕，还是要打仗，指挥员说冲，我们就要冲，硬着头皮冲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后来，也就不怕了。天天有人死，有人伤。看得多了，也就不害怕了，麻木了。

我是机枪兵，我的枪一响，突突突，别人的枪声就被盖了，听不见了。我肯定打死过敌人嘛，机枪兵能不打死人的吗？排里挑选机枪兵的时候，就是看中了我个子大，有把子力气，扛一挺机枪很轻松。

但是我不知道我在战场上打死了多少敌人，肯定是打死过一些的。有一次我拿机枪扫过去，就看见一排人倒下去了。连长和指导员说起码打死了十几个。我想肯定没有那么多，人家又不傻，怎么可能站着不动让我打，说不定是躲起来了。我想四五个总是有的。那次连里给我报了二等功，但是后来发的证书是三等功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我差点就结婚了

我这辈子没结过婚。我不能害人家，是吧，我连男人都算不上，怎么能娶老婆呢，是吧，做人怎么能害人呢。

以前我还是行的，去朝鲜之前，看见人家姑娘家，我心动。十几二十岁嘛，还是想姑娘。想姑娘的时候肯定是有感觉的。后来不知道怎么就不行了，在朝鲜的时候，总感觉不行，想姑娘也提不起劲。我就想，可能是打仗，紧张了，怕了。可是后来不打仗了，回来了，还是不行。我就感觉到这辈子肯定是不行了。

但是这个事我不敢声张啊。这个，丢人啊。

去医院看过，悄悄去的。我对家里人讲说，去乡里找政府落实复退军人的政策问题，其实是去了乡医院。医生也没办法，就讲说要多吃肉，多吃好的补身体。那些年，我们家连填肚子的包谷红苕都不够，哪有好东西来补身体。其实也不光是我们家这样，家家户户都这样。那天我掏出身上所有的钱，在供销社的铺子里买了一斤红糖，拿回家藏起来，一个人偷偷摸摸地泡糖水喝。不敢告诉家里人啊，怕他们埋怨我，说我浪费钱。

其实，我差点就结婚了。复员回家第二年，就是1954年吧，那年我25岁，我们家给我说了一门亲事。那边人家姓刘，姑娘家长相周正，高高大大的。媒人带我去看过一次，他们家就住在我们山脚下的木桥河，离

得有七八里地，两家人过去就认识，也是算知根知底的。后来我父亲借故去木桥河背煤，去刘家看过一次。人家好吃好喝地招待我父亲，完全是当实在亲戚招待的，饭是刘家姑娘下厨做的。我父亲高兴，回来对周围邻居都讲刘家好，讲刘家姑娘好，能干，知书达理，一手好针线，一手好茶饭，一手好活路（活路，即耕田种地的技能）。父亲还讲，他儿子是要参加工作的，是要参加国家建设的，这样的姑娘配得上做他家的儿媳妇。搞得周围人家都知道我说了刘家的姑娘。父母定了日子，让刘家来看地方，实际就是认门。我们家穷，但父亲还是找亲戚借了钱，扯了八尺蓝布八尺花布，打发给刘家姑娘。这门亲事，就算是定下来了。

我肯定很恼火啊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我肯定是想结婚啊，想有个女人，想有娃儿。那个年代，我们都得听父母大人的，自己也做不了主。父母大人说要你娶谁就娶谁，父母大人说要你嫁谁就嫁谁。我们家家教很严，连嘴都不敢顶，哪敢反对他们安排好的亲事？我们家托媒人去刘家定下日子，说好那年冬月初八我们办喜事。刘家开始请木匠打箱子柜子，准备嫁妆。我们家也打床，粉刷房子。

眼见着就要到冬月初八了，大约是十月中旬吧，我和女的去乡政府扯结婚证。走到半路上，我给她讲，我说我不能和你结婚。女的说，你玩弄妇女，我要去政府告你。我对女的讲，你不要冤枉我，是我没得福气娶你，我那方面不行，做不了你的男人。那个女的还傻里傻气地问我，哪方面不行？我没办法给她解释啊，我只能说，我不是个男人，我不能害你。女人还是不信，她说你是个骗子，你让我摸摸，摸了我才相信。你说我哪能让人家摸啊，哪有现在你们年轻人开放，我是民国十八年出生的（公历1929年），解放后到五十年代，我也才三十岁不到，还是很怕。那个年代，有讲究的，老辈子说男女授受不亲，我总共才见那女的两三回，手都没碰过，哪能让她摸我？传出去，说她摸过我，那她也嫁不出去了。

那女的就坐在路边一块石头上哭，哭醒了就站起来，走了，看也没看我一眼。那天下了蛮大的雪，听说女的在路上，在下木桥河的坡上，摔了一跤，一只手摔骨折了。

我要好好为他们活着

我不是男人的事，很快就都传开了，四邻八舍都知道了。起先我很怕丑，觉得太丢人，抬不起头来。后来日子一长，也无所谓了，别人怎么说我，怎么看我，我懒得管这些。从此，再没有媒人给我说亲事，我父母讲再也不管我的事，说我死了他们也不管。早知道现在这样还不如死在部队。我说这不能怪我，我不做害人的事。我说我那么多战友都死了，我没死在朝鲜，我知足。

我不是讲现在我住在福利院里，有国家养活我，有人服侍着，我就假装说知足。不是的，我是真的知足，我活到现在八十多快九十了，够本儿了。你看李朝松，我们1950年一起从茅田去业州，从业州又去恩施，1951年又去朝鲜，我们都在一堆儿，他却在朝鲜死了。我打死了那么多敌人没死，他一个敌人没打死就死了，他还是班长，还是当了小官的，是不是划不来？那天他中了流弹，胸部清清楚楚一个枪眼，血一直流啊流，包都包不住，我赶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只对我比画了一个手势，对我摆了一下手，卫生员还没到他面前，他就死了。我当时不明白他做那手势的意思，后来我猜想，他应该是要我别学他，要活下去。

我当时只看到，李朝松的血流到地上，地上的雪都红了一大片。

上访的事，我记不太清了。他们说我是上访，说我不讲道理。可我不这么看，我不是上访，我就是问清楚情况，我不吵不闹，不犯横，不干扰公务，这能叫上访？他们硬要说我是上访，我也没办法，你是记者你明白的，上访又不犯法，又不丑，是不是？

复员回乡以后，我就一直在等消息。那时候听说有政策，在部队有立功的，回来安排工作。我不是有个三等功么。1952年我们从朝鲜回来，又到沈阳当了一年兵，1953年复员了。我到县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报到，他们说让我等消息。我就老老实实等，等了两年没消息，我就去找县人武部，他们说归民政部门管，我找了县民政局，又找了恩施地区民政局。打听到从朝鲜回来的，有些已经工作了，但大部分都没安排，他们让